

第十二章 國務院反險之面面觀

蘇俄自建國有史以來，中國即為其計劃控制之一目標，對共產黨徒不憚煩瑣，力言中國人口眾多，甚為重要。一九三二年曾任共產國際組織代理人並為史大林駐美個人代表古賽夫 Sergei Gusev 命美國共產黨員肩負四項任務，其中兩項，為(一)維護蘇俄，(二)推進征服中國計謀。一九三三年莫斯科密令聲名狼藉之艾思斐 Gerhart Eisler 來美視察上述命令貫徹情形。一九三五年共產國際組織秘書長季米特洛夫 Georgi Dimitroff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週年會議中，對黨徒訂定下列共產黨路線：中國共產黨應知無論其成功如何偉大，在解放中國人民途徑中，尚係首次重大之步驟，共產黨所面臨之任務為執行有計劃之鬭爭，與國民黨建立聯合陣線，必須採取強有力之辦法，對輿論及政府施展壓力，其中要以英法與美國最為首要。

蘇俄估計美國對其征服中國之計謀居重要地位，頗為正確，美國政府對中國事件發生決定性之影響。一九三九年居里被任為美總統行政政助

Prof. Anthony Dubeck 原著

厲

昭

節 譯

理，有權協調行政各部門之工作，因此白宮電話簿中即有其電話號碼。一九四一年年初，居里在啓程赴華前夕，曾赴國務院訪問郝英貝克，告以蔣元帥請羅斯福總統派一美國顧問，羅決派拉鐵摩爾，繼而郝氏發現羅並未徵取赫爾國務卿同意，對羅總統肩負此種責任表示懷疑，拉鐵摩爾出任此職是否適當，於是詢問居里誰推薦拉氏，居答為彼所推薦。郝氏爰稱：「似應設法加重考慮」，居里不為所動，「深信人選適當，且已通知蔣元帥，自不能加重考慮」，迨自重慶返美，即力請羅總統設法取得拉鐵摩爾之信任，此舉極為重要，羅總統亦認為選任拉氏為蔣之顧問甚為適當，於是函徵赫爾國務卿之同意稱，「予以為人選適宜」，赫爾以事先未與商榷，故僅復稱「無異議」，居里嗣告蔣元帥謂，拉鐵摩爾「才猷懋著，極為稱職」。

蘇俄對上述任命認為非常重要。六月十八日明令發表以前，拉鐵摩爾即與蘇俄大使烏曼斯基 Constantine Oumansky 共進午餐，談兩小時之久。此項會談，係由太平洋學會秘書長卡特 Edward C. Carter 所安排，據稱：「鑒於拉

鐵摩爾任命之重要以及當今世界局勢之發展，本人以為拉氏與烏曼斯基舉行長談殊為重要，本人能居間安排，引為榮幸」。其後拉鐵摩爾在參議院安全委員會作證時，並不能解釋何以在赴華就職以前與蘇俄大使晤談之理由。羅斯福總統於通知蔣元帥文中稱：「本人對於拉氏才能極為欽佩，信賴有加，渠深知並贊同本人主要政見」等語，拉氏前曾駐華多年，據稱渠在一九三七年以後數年中，對中共屢經表示熱烈讚賞，謂為將來時勢所趨，代表「真正人民」，大體上贊助蘇俄之外交政策而且避免引用其標語，不使人認為有臣服蘇俄之印象。為蘇俄執行間諜工作嫌疑之兩名美人中，拉氏即其中之一。布登斯作證時稱，「共產黨選派拉氏改變華府及美國對中共活動之思路以及中共與蘇俄之關係，以其能隱避共產黨

遠東如何淪陷

七

活動之外形而爲其宣傳，使其策略得以實現，其討論重點均遵循蘇俄政策之路線，而所用辭句均非蘇俄語調」。

拉鐵摩爾被派爲中國政府政治顧問消息發表後，中國甚表歡迎，非惟國民黨人士如此，以其對中共持同情態度周恩來亦同表歡迎。當拉氏赴華途中，行抵舊金山向太平洋學會人士演講，對中國領袖稱頌備至，據稱：「在世界偉大領袖中，蔣元帥地位特殊，不獨爲偉大領袖，且與中國國力與時俱增」等語，此項演詞，對其前往服務之中國，「充滿忠誠與信心」。抵達重慶不久，即報請美國對中國作更大努力，「因中國艱苦抗戰四年以來，尙未贏得一盟國，中國在政治方面實係孤立無援」。爰向羅斯福總統建議同英俄兩國與中國結盟，或由中國參加太平洋國家防衛太平洋區域，如羅斯福總統採納其意見，「見諸實行，則中國在抵抗侵略人民中，獲致平等地位，而將歧視觀念予以祛除」。

當羅總統研討增強中國在遠東地位之際，美國共產黨則進行改變美國政策之計謀，白瑞德在紐約向共產青年團開關第二陣線會議中，對國務院官員橫加詆毀，謂「此類緩靖勢力，竟居心在亞洲將一百萬可用軍隊加以牽制，不使抵抗日軍，因此同數日軍可以在南太平洋與美軍作戰，此類反動官員竟請蔣元帥保存其最佳部隊不使參加戰爭」等語，白氏所指即謂胡宗南軍隊封鎖第八路軍，而湯恩伯軍隊包圍新四軍是也。美國政府對上述譏言，立予駁斥，並稱：「美國政府從未策劃向中國共軍作戰之事，而對危言聳聽者所稱

中國共產主義具有嚴重威脅之報告，會再三表示懷疑」等語。白瑞德得此答復，如願以償。蓋白瑞德前此聲言，經與居里商洽妥當，其目的在將國務院中反俄份子烘托而出以便對付，發表以前，曾交由工人日報 Daily Worker 編輯布登斯審核，經布氏稍加潤飾後，又在工人日報刊出。嗣白瑞德，共黨次要領袖馬諾爾 Robert Minor，白宮中國事務助理居里，暨副國務卿韋爾斯舉行會議，旋由韋爾斯擬具節略遞交共產黨領袖，謂：「白氏控詞既係根據不完整之傳聞，本人認爲滿意」，白瑞德謂「余得無保留地收回控詞，不勝愉快之至」，美國政府對上述有關外交政策之聲言答復如次：

「關於指控國務院中反動官員勸告蔣介石保存其最好軍隊不使參加戰爭，繼續主張中國反共舊政策，暨國務院通知其駐重慶代表謂美國政府對國共兩黨統一事引爲不悅各節，查國務院官員所作近於勸告的意見，對中國無論何時，尤其在抵抗武裝侵略的慘痛自衛戰爭之際，發生內戰，非常不幸。中國政府應設法調和各黨各派維持和平，蔣元帥以往所採步驟並未保存其有用軍隊使不參加戰爭，國共兩軍均對日作戰，其所以不能大規模積極對日作戰者，厥惟缺乏所需之裝備，中美兩國刻正設法改善此項情勢，本府從未訂有所謂新舊政策繼續主張中國反共，實際上本府對危言聳聽者所稱『中國共產主義具有嚴重威脅』之報告，表示懷疑，例如家所週知日人曾主張在華屯駐軍隊藉以反共，吾

人未爲所動，國務院無論在外交文書或公開場合中，均贊助中國人民及團體獲致完整之統一，本府以平等地位對待中國，並無要挾情事，並認爲中國內部統一，確爲對軸心國家有效作戰，建立並維持公正和平之正道，將來聯合國獲致勝利，亦即各國共同之勝利也」。

前述聲言不啻承認國務院之政策未曾反對中國共產黨，對中共與蔣元帥不分軒輊，並被用爲保證美國政策與蘇俄遠東政策並無二致，據布登斯稱：「余嗣後所參加共產黨政治局會議中，白瑞德謂此事與國際間之協定同樣重要，吾人應在全國鄭重其事，視爲共產主義大有收穫之基本事件。」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六日工人日報曾將全文刊出，國務院政務顧問郝英貝克稱工人日報所載頗爲正確，全世界共產黨並廣爲引用，藉以提高中共之聲勢，賽維治請美國政府多多發佈類似文件。

一九五〇年四月間，白瑞德在泰汀委員會中會簽具誓言，證稱：「一九四二年間余確曾接獲關於美國改變對華政策之消息，余奉國務院副國務卿韋爾斯之函邀，在其辦公室中接受此項政策變更之文件，以及本之宣言，余旋將此文件電告孫夫人」。上述誓言，既未引起反駁，亦未發生爭論，且各報均加以證實。白瑞德並謂：「共產黨之政策，自一九四二年十月以後，即爲國務院所採用，大部作爲其對華政策。」國務院副國務卿韋爾斯應承認其對白瑞德之承諾，實導致中共之勝利，國務院不難了解季米特洛夫所稱聯合陣

線不啻「特墨馬」Trojan horse 策略，此項策略既非秘密，美國盡人皆知，且眾議院非美委員會特予重視。總之，韋爾斯與白瑞德之協議，確予中共所需之聲勢，自是以後，美國人民易受蠱惑，認為毛澤東及其黨羽實為農村改革派，而共產黨宣傳攻勢竟導致國務院採納聯合政府之意見，卒演為遠東之悲劇。

一九四三年美國共產黨政治局會議決定改變對付蔣元帥之策略，白瑞德在場，新策略為攻擊蔣氏，畢生 T. A. Bison 開始撰文，謂國民政府係封建政府，共產中國方為民主。自是以後，共產黨攻擊對象即為蔣元帥，同時鼓吹聯合政府之議。在技術方面，白瑞德將共產黨解散，另於一九四四年間成立共產政治協會。其所以如此者，係奉莫斯科命令，使美國人深信共產主義已非當前局勢之因素，其作用為取得美國默許赤化中國之策略。前工人日報編輯布登斯作證時稱：「為征服中國計，吾人必須解決美國精神上與道德上之武裝，倡議中共絕非共產黨，實為農村改革派」。

同情蘇俄人士潛入美國聯邦政府之事，現已信而有徵。鮑賡諾 Franz Borkenau 敘述其策略如次：「一九四一年以來，共產黨徒奉派潛入英美決策與情報機構，其後在聯合陣線期間，共產黨認為仍須隱蔽其基本政治目的，時至今日竟將共產黨徒之政治身分儘可能設法掩蔽，誠屬玄妙之至，蓋列寧主義最後具有成效之理論，為必須精選人員，領導國家，處理國是，不使人民大家有參預決策之機」。

一九四五年間主計局計劃將戰時機構人員併入國務院，滲透最甚之戰時新聞局自亦在歸併之列，國務院副司長班納奇 J. Anthony Panuch 被派監督執行此項任務。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班氏作證時稱：「此項大批人員歸併之執行，其中未經安全調查手續者實繁有徒，遂將國務院人員之全貌變更」，就安全而言，國務院現仍處逆境。一九四七年六月間馬歇爾任國務卿時，參議院撥款小組委員會函請馬氏注意，謂在艾奇遜國務卿任內，顯有庇護踞高位之共產黨員而規避安全調查情事。據聯邦調查局關於蘇俄在美間諜活動之調查報告，國務院人員中涉嫌者頗不乏人，院中有案可稽，但該院負責人員竟因艾奇遜之默許，而擱置不理。眾議員周以德在參議院安全委員會作證時謂：國務院高級官員雖甚反共，但在研討決策時須賴其屬員擬具說帖，陳述背景，如該員等同情共產黨，則高級官員鮮有解脫之自由。關於國務院遠東決策導致共產黨在遠東勝利事，周以德又以遠東專家資格被邀作證時，引述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間國務院安全主任柏瑞復 John Peurifoy 所遭遇之困難，據稱：「經調查認為不妥而解職者計一三一人，約為全數之半，但不知此外尚有若干人員如希斯之流，從未加以疑慮，如予調查，既無共黨黨證，亦未參加共黨集會，其能力甚強，甘居卑職，經常草擬文件，轉由決策官員核定後成為政府之政策，交由執行機關如國務院、國防部，及全國安全會議等予以執行，導致有利於共產黨之情勢」。

中國局勢之實況，全為國務院親俄份子所隱蔽。美國少數外交官及一部份新聞記者曾報稱：中國共產黨並非和善的農村改革派，實為國際共黨陰謀集團之一部，其軍事外交與宣傳策略均追隨蘇俄，其在中國雖因配合當地情勢而略有區別，但其最高策略則出自莫斯科，就其史實而言，中國共產黨會忠實支助暨執行蘇俄之政策，並全心全意接受馬克斯列寧及史大林主義，其對日作戰恰與親共份子所宣傳者相反，遠較國民政府為少，吾人在亞洲以及全世界之敵人，與蘇俄共產主義並無二致，我國決策人士應訂有堅決支助並繼續支助中華民國之政策。

當侯萊大使到達中國時，即發現為國務院親共並對侯氏以非職業外交官而任大使滿懷憤慨的份子所包圍，此輩人員與共黨領袖往還，同情其主張，並偏聽反對國民黨之謠言，辛勤忠實地向國務院報告，並保證其消息正確可靠，侯萊大使辛苦調停而無成效，實為此輩人員故意掣肘所致，國務院中雲生特及其黨羽對侯氏報告又加以毀損，此輩人員對侯氏深懷憎恨，亟欲驅之而後快，侯萊亦疑國務院中陰謀改變對華政策，於其致羅斯福報告中，謂鑒於國務院發生改組及透露機密情事，擬請將訓示逕寄本人以資保密。

侯萊返華府述職不久，美國駐華代辦艾哲森 (George Atcheson) 即提出將軍火及裝備運交中共軍隊問題，其文件係會同賽維志及魯登兩人為中國戰區所作之建議，於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八日送往國務院，並暗示以堅定詞句通知蔣元帥，謂以軍事上之需要吾人須為共軍及其他集團

合作對日作戰，並採取直接步驟供給之，應使蔣元帥明白了解若不接受建議，則美國政府將公佈其對華政策，一如邱吉爾之對付南斯拉夫。查中共主要活動不在對日作戰，而在推翻國民政府，既已有事實可資參證。今艾哲森建議支助中共所進行推翻侯萊大使奉命支持之盟友國民政府，是與羅斯福、赫爾、及斯達迪尼政策完全相反。

艾哲森文中最後指明所有企圖推翻國民政府承認中國共產政權之人員，電文並稱所有使館政務官員均同意副署，換言之，所有美國駐重慶使館政務官員均企圖推翻美國對華政策，而推進共產黨征服中國之計謀。侯萊大使既不在重慶，此項建議自削弱吾人所支助之政府之地位。國務卿貝爾納斯謂艾哲森建議含有變更政策之意，國務院中國科支持艾哲森建議將租借法案下之軍火與裝備供給共軍。侯萊反對，雲生特勸告侯萊謂：該科支持艾氏建議，反對現行對華政策。侯萊於是往調羅斯福總統，商談結果，羅總統極力支持侯萊及現行對華政策中不供給中國共軍之裝備，侯萊請將親共與不忠館員予以解職，國務院僅予以調職處分。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五日侯萊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中稱：「如艾哲森文件即為美國政府之政策，則與本人奉命使華之意旨大有出入，本人毋寧留美而讓艾哲森主管使館事務」，經數日商討之後，遂將艾哲森調回美國。

戴維斯、賽維治黨羽與侯萊不合，賽維治在泰汀委員會作證時稱：「解決使用共軍之惟一辦法厥惟予以裝備，如蔣元帥不同意，則直率告以如吾人在南斯拉夫處理之經過，吾人將裝備任何

積極抗日之軍隊」。戴維斯則稱：「無論蔣元帥如何說法，吾人自有權衡裝備任何抗日軍隊，同時並應告以將不裝備醞釀內戰之軍隊，蔣氏既有賴於美援，鮮有決擇」。戴氏對於中共決心控制中國不能謂為不知，其所稱「不裝備醞釀內戰之軍隊」一語，顯係明知故昧之詞。

侯萊接據報告，謂某國務院官員曾將秘密文件遞交中共駐重慶代表，嗣發現賽維治曾由華府返任，將特要文件遞交延安毛澤東，其時侯萊與魏德邁均在美國，該特件即係一種秘密計劃在中國海岸登陸並卸落軍火裝備任何積極抗日之軍隊，並利用吾人影響力導致中國之統一，不必在蔣介石統率之下等語。此即為美國對華政策，由國務院擬訂送交軍部轉交魏德邁將軍，軍部附有函件內稱，「附件係國務院敘述美國對中國遠近之目的，僅重要參謀人員為執行其職務者可以參閱，國務院並謂此其現行策略，隨情況可以變更」等語。根據國務院計劃，美國將派軍隊在中國海岸登陸，並與岸上任何軍隊合作，予以裝備。中共得知吾人將在海岸登陸，其軍隊於是向海岸移動。侯萊謂：「本人雖為大使，並未見有該項密件，但延安共產黨已獲知究竟」。一九四五年三月五日侯萊大使奉邀赴國務院中國科，據稱：「本人在該科面對國務院親共官員，儼如審訊之法官，質詢本人關於維護美國對華政策事如何對付使館所有官員，科長雲生特會同賽維治及戴維斯稱：『閣下既已閱讀二月二十八日艾哲森來電，應予極端重視』」。

在此時期，職業外交官繼續透露消息，登載

於美國及亞洲某某報紙，抨擊並破壞美國對華政策，戴維斯代表遠東區域任國務院計劃委員會委員，草擬總合計劃，賽維治及艾哲森則被派赴日，為麥克阿瑟將軍之顧問，賽維治為麥所拒，不能到任，故又返美，在艾奇遜 Dean Acheson 就任國務卿後派充人事升遷職務，其時賽氏業因共產黨亞美亞 *Amerasia* 雜誌案發，為聯邦調查局逮捕，該局在該雜誌社查出秘密公文數百件，賽氏涉嫌竊取轉交該雜誌編輯謝夫 Philip Jaffe，謝夫被控為蘇俄之間諜，賽氏供認曾與往還並交予秘密公文，在此驚人案件中，賽氏涉有重大嫌疑，竟因國務院之袒護，遷延六年八個月而未受處分，並復原職。

前工人日報編輯美國共產黨全國執行委員會委員布登斯作證時稱：「一九四二年間國務院安全主任為柏爾 Adolph Berle，共產黨擬定計劃開始攻擊柏爾」，工人日報旋即散發訓令與忠實共產黨員，攻擊所有反對蘇俄遠東政策之人士，並要求其辭職。結果，國務院反共人員遭受大規模之詆毀與抨擊，共產黨外圍機構及所有「自由」派報紙與廣播明為反共實係助長蘇俄聲勢者，均參預其事，共產黨又利用國務院內人員抵消反共人士之工作，對賽維治、雲生特倚畀甚殷，藉以反對侯萊大使。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日共產黨政治協會全國議事會決議將國務院中反動派及法西斯派清除，其鼓吹理論之雜誌政治月刊七月號即號召共產黨員鼓噪進行。據布登斯稱：副國務卿格魯，魏德邁將軍，遠東司長杜爾門 Eugene Doorman

及侯萊大使均一一被免去職，實出自莫斯科之安排。

當上述亞美亞雜誌案發，格魯在國務院主管遠東事務，並主張嚴格查辦，據精通共產運動作家烏特門 Frederick Wolman 於一九五〇年著文稱：「觀於此案即可知美國戰後外交在亞洲所以失敗之原因，蓋此案若得公正處理，嚴予執行，則國務院遠東司所有親共人員必遭清除，而蔣元帥不致退處臺灣，當可將中共軍隊驅逐退入西北利亞，如是則今日中國大陸擁有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當受治於對美國友好之政府，而非為蘇俄之附庸矣」，烏氏誠慨乎言之。

攻擊格魯者實係抨擊其遠東政策，以及其反對蘇俄在亞洲之擴張策略，海軍部長福瑞斯陶日記及支助格魯之遠東外交官杜爾門之證言充份說明無誤，格魯之政策對共產黨、紐約華盛頓間親共政客，以及一小撮足以影響政策而高唱蘇俄為英勇盟友之人士而言，不啻為驅邪之符咒。戰爭初期，此輩人士即促請國務院清除「反動派」(即反共人員)，無論犧牲如何重大，主張日本無條件投降，日皇必須廢除。杜魯門總統亟易為此輩信仰不堅忠貞可疑之少數人士所蠱惑。格魯堅定不移，中流砥柱，必須去職。適亞美亞雜誌事發，卒為清除格魯之藉口，格魯終被迫辭職。艾奇遜旋奉派繼格魯為副國務卿，即以雲生特接替反共之杜爾門。杜氏曾反對艾奇遜堅持採用拉鐵摩爾戰後嚴峻對日之主張，此事發生於國務院及陸海兩軍部所組織之國際委員會中，杜爾門為遠東小組委員會主席，報告戰後對日本之政

策，所提擬議，恰為美國對付戰敗日本之措施，報告既畢，太平洋學會麥克勞 McCloy 問艾奇遜感覺如何，艾答遠東專家不值分文，杜爾門作證時稱：「……艾奇遜自是即根據拉鐵摩爾所著亞洲解決策略一書，遵循共產黨路線，倡導嚴峻對日措施，即廢除天皇，消滅企業，沒收私有財產，總之，將日本削弱以使共產黨征服」，雲生特就任後，即充遠東小組委員會主席，旋即已議訂之日本投降後美國初步計劃予以變更，所採辦法與蘇俄對其附庸國家所實施者，毫無二致，麥克阿瑟將軍堅決反對國務院赤化日本之計劃，艾奇遜與雲生特聯合予以惡毒之抨擊，艾奇遜謂美國政府決定對日政策，麥克阿瑟無庸置喙，若非麥帥堅絕抗拒，則國務院中親共份子幾可逞所欲為，完成其赤化日本之計劃。

其對中國，則得心應手，無往不利，時至今日，吾人在韓國、在印尼、在馬來亞仍受其影響。若輩處心積慮，無意中予艾奇遜及雲生特排除格魯與杜爾門之良機，必稱快不置。包萊有言，國務院中早在一九四二年間即有企圖推翻國民政府之份子，其策略竟獲成功，余為美人，諳悉遠東問題，對國務院在遠東與中國不實施其在歐洲所採行積極反共之措施，殊為失策。韋茲斯言，包萊熟悉遠東情勢，其後雖任艾奇遜之特別助理，但以政見不合為國務院中主政者隔離，不得預聞遠東事務，寧不可嘆。

吾人今檢討國民黨中國逐步被我背棄，國務院居心欺騙美國人民，其遠東司歪曲事實隱瞞真相情形，美國重要外交官以高壓手段迫將中共納

入蔣元帥政府使獲優越地位。凡此種種，均係我遠東政策驚人之表現。亞洲淪入共產世界不為無因，美國各階層為共產黨徒所滲透亦係其全力動員所致。美國昏憤官員及混沌群衆，面對有訓練有組織專以顛覆鬪爭為能事之專家，自非其敵手。自一九四五年以來，我國國務院在國際關係場合中，犯有重大錯誤，其中多由於誤解蘇俄之意向與能力，蘇俄領袖雖屢經宣示志在赤化全世界，我國領袖猶不置信。共產黨對遠東之意圖極為顯著，而我國國務院遠東司中佔優勢一派人員尚不承認中國共產黨為真正共產黨者達數年之久。蘇俄間諜及同情蘇俄人士，在美國政府中高踞要津，實際上控制外交政策。然遠東之淪陷，若美國報界反對，亦難實現，乃美國報界中極有勢力之份子受親俄份子控制，幾與國務院相同，似乎沉醉昏迷之美國報界與夫忠惑迷惘之美國官場，在全面攻勢之下，焉能不摧枯拉朽崩潰傾頹。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舉行關於遠東局勢之聽證會議，主要作證人員為前駐中國大使侯萊將軍。侯將軍所舉發之情弊，其後證明為共產黨所以能征服中國之重要因素。我國外交官不光明之活動與夫國務院遠東司之反蔣態度，削弱美國之既定國策，實為國務院嚴重之弱點。然檢討會議如按照其原意，對侯萊所舉情弊澈底調查，予以糾正，或可防阻中國陷落於共產黨之掌握。乃該項會議全係一種粉飾措施，殊屬不幸。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侯萊在華盛頓

130013

向全國記者公會演講稱：由於國務院職業官員支助共產黨武裝政黨，以及其他支助帝國主義集團之人士，兩者進行一種策略，使中國自相分裂，而削弱我國維護中國行政與領土完整之政策。侯萊對國務院嚴加指摘，控其破壞美國對華政策，希望藉弊端之揭發，迫使調查國務院而予以整頓。侯氏謂國務院滿佈黑幕，蒙蔽人民，不得使知事實真相。其所以辭職者，即因美國外交官員之愚昧與反對，導致美國對亞洲政策之失敗。渠奉羅斯福總統命令支持蔣元帥之政府，但未得國務院職業官員之贊助。此輩官員偏袒中共，不斷告以「侯萊大使之政見並不代表美國之政策」。侯萊並未指控所有使館官員犯有對美國不忠情事，但對戴維斯、賽維治、及雲生特三人，特予指控。至於愛莫深及魯登等人。雖加非難，但無特殊指控，被指控人員，在其辭職後數年內，卒受解職處分。

所可注意者，侯萊並未指控上述三官員不忠於大使本人，而係偏向集體或獨裁，不忠於美國。亦未指為共產黨員，因此次指控難以證實，不易定讞。共和黨參議員懷瑞 Kenneth Wherry 提議澈查國務院，外交委員會委員長民主黨參議員康乃利 Tom Connally 連續於十二月五、六暨十二日三次會議中，主張否定或討論該案。在第一次會議中，侯萊將軍與數位外交委員發生激烈爭辯，歷時三小時之久。其主要理由，為侯氏突然辭去大使職務，以及指控國務院職業官員破壞總統及國務卿之外交政策。侯氏謂調查美國外交政策之執行，應超出黨政之基點，排除一切政黨

考慮，僅以國家利益為前提，方有建設性可言。侯氏再三聲言，渠雖得羅斯福、杜魯門總統以及其歷任國務卿赫爾、斯達地尼斯暨貝爾納斯諸先生之支持，但美國對華政策迄未經公開宣佈，默不發表聲言，卒使該少數官員斷言其所執行之政策，係其個人之政策，非政府之政策，而加以破壞。侯萊引證賽維治於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向國務院所送之報告（又稱第四十號報告），聽任國民政府垮台。中共人員均接有此項報告，侯氏所有一份即得自中共，賽維治當時派在史迪威麾下服務，不受侯氏管制。

侯氏在外交委員會中，陳述其個人與少數外交官員關於對華政策之歧見，另一重要歧見為租借法案下軍用物資應否分給中共軍隊以備抵抗日軍。並稱：「此輩職業官員恆明告中共武裝政黨及世人，美國誤投賭注，本人所主張對華政策並未得美國政府之支持」等語。侯氏深知指控此輩外交官員之不忠，僅憑口述，不足以使委員會折服，確有檢討國務院對華政策之必要。於是提出十三件公文，藉以證明該外交官員等措施之不當，雅爾達協議亦在其中。當時戰爭雖已結束數月之久，但康乃利委員長以此類文件未經審核前，應否公佈為詞，不予以許可。其實上述文件，均已遞交或賣予共產黨，由亞美亞雜誌保存，外交委員會仍決定不予公佈，不讓美國人民明瞭實情，不知是何用意，康乃利所稱關於國家安全理由，自不能使侯萊折服。

侯萊又稱：自將此輩不支持美國政策或不能與中國政府官員合作之美國官員調開後，本人使

命即逐步完成。倘吾人失敗，或中國政府垮台，或中國軍隊解體，則一二百萬日軍可以調離中國戰場，與我國陸海軍鏖戰。喬治艾哲森即為策劃推翻中國國民政府之領袖，本人曾於一九四五年一月間召集美國駐華各機關首長，告以美國政策為積極支助國民政府，俾其軍隊可以對日作戰，家無異議。其後本人返美述職，參加會議，喬治艾哲森竟建議裝備共軍，艾哲森並稱「得使館所有館員之贊助」等語，寧非怪事。會議中爭論甚多，侯氏不得不將所有親共館員一一列舉。除賽維治、艾哲森業經提出外，尚有戴維斯（前二等秘書）、傅瑞門 Fulton Freeman（前二等秘書）、任瓦特 Arthur Ringwalt（前二等秘書）、雲生特、及愛莫深等員。

嗣檢討導致侯萊大使辭職前所發生之事件，侯氏稱：本人原已同意返回任所，迨中國科長雲生特拒發所擬答復對侯氏批評之函件，以及民主黨參議員德萊賽 Hugh Delacy 攻計其政策兩事發生後，侯氏以事無可為，決心辭職。會議中康乃利委員長對侯萊極端留難，咄咄逼人。關於透露軍事秘密一事，侯萊作證時稱：美軍擬在中國海岸登陸，並裝備岸上軍隊事，本人對此事原則上自表贊同，所引為駭異者，即中共軍隊旋即大規模向指定口岸移動，非特明瞭我方擬定之口岸，且明瞭我方極秘密之軍事計劃，而本人得知此事，非得自我職業官員，乃得自中共武裝政黨。最後侯萊將軍聲明其立場謂：該批職業外交官員陰謀破壞美國對華國策，透露國家機密，意圖推翻中國國民政府，背棄大西洋憲章與伊蘭

宣言之原則，以及利用美國權勢支持掠奪主義，圖反美國政府既定之國策。凡此種種，有經聯邦調查局及陸海軍情報機構調查有案者，有在幕後計議實施者，本人一一提出，以備國會注意查究，至於有關文證，國會均可調閱。但康乃利委員長仍立意向侯氏窮追，非將文證交出不予辦理。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日舉行末次會議，作證人員為時代雜誌記者懷德Theodore H. White、及國務卿貝爾納斯。懷德反對侯萊所作證言，謂美國駐華外交官均係勤苦耐勞忠於職守之青年，其中雖有自由與保守兩派，均能依據當地實情報告政府，對於賽維治及艾哲森兩員尤多回護。所不同者，侯萊身任駐華大使，獲悉官方報告，明瞭內幕真相，努力執行美國國策，其屬員暗中陰謀破壞，自所深悉，新聞記者如懷德者，焉能知其內幕。貝爾納斯國務卿首對美國政府未公開宣佈對華政策事，答謂：侯氏迄未向杜魯門總統或本人提出是項要求，至於艾哲森及賽維治等在其報告中建議變更政策事，貝氏認為該官員等貴職攸關，亦係份內應為之事，所稱與中共往返，透露機密各節，貝氏則謂侯氏未曾提出有力證據。至於國務院為陰森黑幕所籠罩一節，貝氏則閃避其詞，令人無從捉摸。會議結束前，貝氏宣讀其聲言謂：侯氏請予調開人員，均係良好官員，會繕具報告直達其上司，意謂其越級報告，犯有不從主官之嫌耳。其實侯萊並未作此控訴，其主要控訴為此輩官員偏袒中共武裝政黨，違反美國對華國策兩事，自與越級報告不服從主管長

官大不相同。此次會議後，康乃利委員長宣告檢討會議結束。侯氏雖聲請再召集另一會議，准其繼續作證，為康氏否決，侯氏竟無答復國務卿貝爾納斯之機會，康比並稱外交委員會對於澈查國務院之申請，決不採取任何行動。

此事直至蘇俄所支助之中共控制中國大陸後，在韓國對美作戰，參議院安全委員會小組會議，在麥克加恩 Pat McCarran 參議員主持之下，對太平洋學會重開會議，進行澈底調查，共產黨大規模滲透我政府機關與新聞機構，方始告一段

落。

外交委員會既對國務院處理外交事務，予以粉飾洗刷，但共和黨參議員布里奇認為侯萊所指控各節應予澈查，此實為整頓國務院之良機，倘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間澈底查究，則中國大陸及嗣後古巴淪陷於共產黨之事，當可預防。不寧惟是，在一九四五至一九五〇年間，美國係唯一握有原子彈國家，當不必安撫蘇俄，定可防阻犧牲重大而慘痛的韓戰之發生。吾人有此良機而不善於利用，卒一再遭受損害，良非偶然。

承接印刷 圖書雜誌
服務週到 歡迎惠顧

長江印刷廠

臺北市南昌街一段一四七巷三號
電話：三六五〇七九號